

郭
子
翼
莊

高
第
纂

中
華
書
局

序

晉郭象注莊子。人言郭注得莊妙處。果然。若文如海之疏。尹吉甫。王元澤之注。遠不逮矣。而世又謂向秀所爲象竊取之。或未必然。然要足以羽翼莊子。故高允叔擇其元之又元者爲八十一章。名曰翼莊。惜世無善本。因力爲讐校。以付梓焉。童山李闕元鶴洲序。

郭子翼莊

晉郭象撰 明高攀允叔纂 錦州李調元校

晉郭象註莊子。人言郭象得莊子妙處。果然。傳稱本向秀所爲。秀本不行。象竊取之耳。秀邪象邪。吾不知也。然其言真足羽翼莊氏。而獨行天地間。爲八十一章。命之曰翼莊。

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

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我無功名。是故純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物累。樹齊死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故游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

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安矣。

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

足於身。故閑於世也。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治之由乎不治。爲之用於無爲也。堯之治。取於堯而足。不必借之許由也。如必拱默山林而後謂之無爲。此老莊之誤也。見棄於管塗。常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返者。斯由之徒也。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
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

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其地雖異其於逍遙則一也。

守一家之偏尚此故俗中之一物耳。

至人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

非非則無非是是則無是。

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無是非也故不問是非之塗而是非無患。

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

非所明而明之對牛鼓簧耳。

是非者生乎效辨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

請問夫造物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無形故明夫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

造物。

養生者非求過分也全理盡年而已矣。

哀樂生於失得任其所受則哀樂無所措於其間。

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爲則易欲爲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喜懼戰於胸中，結冰炭於五臟矣。

巧言過實，偏辭失當。

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亡度則亂邦。

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

知以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

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

聖人之在天下，暖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淒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

平粹者足以師人。

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也。

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

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

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也。

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

以天下爲一體者，無愛爲於其間也。

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制，則孝不以誠，慈不任實。

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聖人常游外以宏內。無心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幾。而淡然自若。游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

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

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與物無傷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壹萬物皆當。非爲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當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恆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恆由仁義悲夫。

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無爲之迹。亦有爲者之所尙也。尙也則失其自然之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禦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泥悠悠者哉。禦夷創傷也。

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尙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

夫以蜘蛛蛄蜣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治天下惟不任知。任知無妙也。

無爲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

極。而天下自賓也。

莊老所以屢稱無者。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爲生也。又何有爲於已生乎。

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天子至於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爲而成哉。是故彌無爲而彌尊。

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上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用也。

得生於失。物各無失。得名去矣。

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爲。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宏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

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

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

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肢百體。五臟精神。已不爲而自成矣。又何

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理者，必能遺過分之智，遺益生之精，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而常全也。

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苦不能苦，不以害爲害，故莫之能害。

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

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羗里，無異於紫極閨堂也。

以小羨大者，故自失。

物嗜好不同，顧各有性。

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邪？而至樂無歡，將以爲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

世言莊子樂死惡生，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樂當生而憂死耳。

守形太甚，則生亡。

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

夫清者患於太潔。清而容物。與天同也。

天心以死爲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

至義無美。至樂無樂。

內足者神閑而意定。

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

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爲先物。而陰陽者。卽所謂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而自然卽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矣。而至道乃至無也。旣以無矣。又奚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己。則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當其時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

苟進故德薄而名消。

凡所爲者。不得不爲。凡所不爲者。不可得爲。而愚者以爲之在己。不亦妄乎。

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

小知自私。大知任物。

性之所能。不得不爲。性所不能。不得強爲。

事由理發。故不覺。

神人卽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

許由、伯夷、高尚遠退，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而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宏天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雖難爲其風少弊，故可貴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喻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徒，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徒，敢行篡逆，惟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迹也。若夷、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尙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蔑行賤士以全其大，然後行高而士貴。至順則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